

西域南海史地考 证译丛一编

冯承钧 译

商务印书馆

前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是馮承鈞先生翻譯的短篇論文集。馮先生生前共發表了四編，本書是第一編，在一九三四年出版。前幾年整理先生舊作，爲了便於研究西域南海史地者參考使用，將他翻譯的一些遺稿和出版過的專書，以及散在舊雜誌上的短篇論文，彙輯一起，又繼續編了五編，即自一九五六年由中華書局連續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至九編。當時因工作疏漏，未向讀者交代，現在也借本書重版的機會一併說明。

馮先生這九編譯文集裏，主要是收集了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漢學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沙畹、烈維、伯希和、司馬帛洛等，有關研究西域南海方面的著作。共計七十九篇，大都是發表在通報 (*T'oung Pao*)、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及河內法國遠東學校校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D*) 上的。它們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民族、語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藝術各方面；利用的資料除了我國的史籍文獻以外，還包括了不少其他國家的文獻資料和一些西方學者寫作的有關專書及論文。

二十世紀初期，是法國「漢學」極盛時代。這些資產階級「漢學家」利用比較豐富的語言學知識，研究我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當然，這種研究的目的，還是直接或間接的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的。在這些論文中，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對於古代中國與西域南海關係的歷史發展，和西域南海國家在世界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提出科學性的闡述，有時甚至還臆造出舛謬的結論。但是他們在亞洲各國的資料搜集整理方面，特別是在古代中國與西域南海文化交通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夠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採取批判的態度，這九編譯文集裏，某些具體歷史事實的考訂，還是可供參考的。

馮先生翻譯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前四編出版，迄今已二十餘年。當時因印數不多，已不易購得。今天爲了滿足國內需要，又將它全部校訂重印，對於研究這一方面歷史的人，却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我們深信，在黨的正确領導下，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這門科學在我國的歷史科學中，一定是會呈現出新的光芒的！

最後將這九編譯文集的目錄附後，以供參考。

陸峻嶺 一九六二·十·於北京

敘

我從前介紹法國漢學家的著作，要以長篇研究居多，可是未經長篇研究「綜合」的短篇考證，尙有不少。就嚴格說，諸漢學家考證的粹，即在這些碎金片玉裏面。我雖然輯了二編「史地叢考」，採集了十幾種短篇考證，可是還有遺漏。我現在搜集的這篇「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內容與「史地叢考」大致一樣，可是詳略不等。從前對於原文的附註，多從省略，本編則盡量翻譯。本編所採之研究，出於通報者八篇，出於亞洲報者一篇，出於梵衍那之佛教古蹟者一篇，出於河內遠東法國學校二十五年紀念刊亞洲研究者二篇，都爲十二篇。其中有十篇是伯希和的研究，有一篇是斯坦因的研究，有一篇是馬司帛洛的研究，嗣後更有所得，當輯續編。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馮承鈞識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一至九編目錄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一九三四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六二年重版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伯希和 (P. Pelliot)

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 伯希和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 伯希和

蘇毗 伯希和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斯坦因 (Stein)

景教碑中敍利亞文之長安洛陽 伯希和

支那名稱之起源 伯希和

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 伯希和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 伯希和

諸蕃志譯註正誤 伯希和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馬司帛洛(H. Maspero)

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

伯希和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

一九三四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六二年重版

庫蠻 伯希和

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 伯希和

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 伯希和

漢譯吐蕃名稱 伯希和

高麗史中之蒙古語 伯希和

南家 伯希和

中國載籍中之賓童龍 伯希和

南海中之波斯 費瑯(G. Ferrand)

葉調斯調與爪哇 費瑯

蘇門答刺島名之最早記錄 費瑯

瀛涯勝覽中之麒麟 費瑯

眞臘風土記補註 戈岱司 (G. Coedès)

占城史料補遺 鄂盧梭 (L. Aunousseau)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 一九三六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六二年重版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 伯希和

蕁麻林 伯希和

蒙哥 伯希和

四天子說 伯希和

卜彌格傳補正 伯希和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 一九四一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六二年重版

莎兒合黑塔泥 伯希和

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馬司帛洛

秦漢象郡考 馬司帛洛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馬司帛洛

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 馬司帛洛

附安南省道沿革表 馮承鈞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 一九五六年 中華書局出版

玄奘記傳中之千泉 伯希和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 伯希和

梵衍那考補注 伯希和

畏吾兒文殘卷中之地名 伯希和

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之驛站 伯希和

斡耳朶 伯希和

元祕史舊蒙文中之一段訛誤 伯希和

評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文 伯希和

澳門之起源 伯希和

評王國維遺書 伯希和

評中國歷史商業地圖 伯希和

蒲陶 伯希和

押不蘆 勞費 (B. Laufer)

(以上十三篇爲一九四〇年譯稿)

中亞史地叢考 伯希和 (輔仁學志 三卷一期)

车子考 伯希和 (北平圖書館館刊 六卷一期)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 一九五六年 中華書局出版

宋雲行紀箋註 沙畹 (E. Chavannes) (禹貢 四卷一、六期)

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 伯希和 (中國學報 二卷四至五期)

俄國收藏之若干漢籍寫本 伯希和 (圖書季刊 新七卷一二合期)

歐洲著作之漢文譯本 裴化行 (H. Bernad) (一九四五年譯稿)

艾田 伯希和 (圖書季刊 新七卷三四合期)

近在瑞典發現之耶穌會士漢文舊刊物 伯希和 (全上)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一九五七年 中華書局出版

王玄策使印度記 烈維 (G. Lévi)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伯希和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一至九編 目錄

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伯希和

吐谷渾爲蒙古語系人種說 伯希和

犂軒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 伯希和

大月氏都城考 沙畹

魏略西戎傳箋註 沙畹

罽賓考 烈維、沙畹

附新舊書西域羈縻府州考 馮承鈞

中國乾漆造像考 伯希和

(以上十篇見史地叢考 一九三一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扶南考 伯希和

真臘風土記箋註 伯希和

越南歷朝世系 迦節

(以上三篇見史地叢考續編 一九三二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 一九五八年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之旅行家 沙畹 (一九二六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伯希和、沙畹 (一九三一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宰利語字母之研究 Robert Gauthiot (女師大學術季刊 一卷四期)

附關於西域語之討論——馮子衡致方欣安書

六朝同唐代的幾箇藝術家 伯希和 (學術界 一卷五、六期)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 一九五八年 中華書局出版

秦代初平南越考 鄂盧梭 (一九三四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葉調斯調私訶條黎軒大秦 伯希和

婆利在梁以前已通中國 伯希和

福建摩尼教遺蹟 伯希和

康熙時三傳教師之漢姓名 伯希和

苦婆羅 伯希和

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 烈維 (見史地叢考續編 一九三二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一至九編 目錄

目錄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一
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	八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	一三
蘇毗	二〇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二三
景教碑中敍利亞文之長安洛陽	三六
支那名稱之起源	三九
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	四九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	七一
諸蕃志譯註正誤	八六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一九
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	一四九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一九二三年通報一二五至一二三
二頁 伯希和 (P. Pelliot) 撰

勒奇克 (Le Coq) 在和色爾 (Ogzy) 同碩爾楚克 (Šorčug) 兩地所得的許多整葉或殘葉古籍，曾經呂岱司 (Luders) 在其中發現了幾段關係庫車 (Kuča) 地方史地的文字。註一

註一 參考一九二二年刊普魯士科學研究院紀錄二四三至二六一頁，呂岱司撰東土耳其斯坦史地考證一文。

其中庫車的梵名 Kuča，凡數見。這箇名字可以使人想到玄奘的屈支 (Kuci)，這不過是梵名而已。不能說他沒有略微不同，而未梵化的土名。這箇地方我們已經知道漢朝以來的漢名寫作龜茲，後來又有丘茲、丘慈、屈茨幾種寫法。這些漢名，大致可當一種 Kuči, Kuči (c=ts) 土名的寫法，而不能作 Kuči 的對音。註二呂岱司曾說現代庫車名稱的起源尚不明瞭，可是知道他在十七世紀初年已經有了，因為格魯特 (Benoit de Goes) 業已將他寫作 Cuča。其實在一三三〇年前後，經世大典已經將他寫作音同而字異的苦叉，但這不是蒙古語的譯名。我們不知道爲甚麼緣故，蒙古人將他寫作 Kučān，這就是元朝祕史的

庫車名稱，而經中國人轉譯作苦先、曲先等等名稱的。其不可解，與將和闐（Khotan）寫作幹端（Odon）的緣故一樣。這箇蒙古語曲先的名稱，在 Tariki-Rašidi 撰述裏面是常見的，或者也是西藏大藏丹珠爾（Tanjur）裏面一種經文中的 Khu sen。註三我在此處不過言其大概，至若詳細說明，則須等待將來。

註二 龜字常讀若歸，而在此處讀若鳩，好像是想把這箇字譯寫中國沒有對音的土語韻母。其韻母或者是 iu，由是可以推測其原名是 Kuči，但是偶也有歸茲的特別寫法。我們要知道這箇 i-韻母，在婆羅門字（Brahmi）裏面，則作 -yu- 音的待遇，在迴紇字（Oigour）裏面，則作 -ü- 音的待遇；復次慈字同茨字是用強音聲母發聲的，好像是他的對音是 Küji（=dz）。這一種用強音字的寫法，又可推想到四世紀末年的拘夷寫法。這箇拘夷的對音，好像是 Küji。（這箇拘夷也曾用作拘尸那揭羅（Kuśinagara）的譯名，這是世人已經知道的。）

註三 可參照 P. Cordier 西藏經錄三卷四三三頁。

呂岱司研究的殘片中有兩箇龜茲王，一箇名稱 Vasuyāsas，一箇名稱 Artep，皆不知爲何時人。此外呂岱司又證明烈維（S. Lévi）所考釋的 Svamate（Svarnadeva）名稱不全，應作 Svamatap。我從前根據中國載籍中的蘇伐疊譯名，已曾假定如此，現在將呂岱司

的考釋互證起來，可見得是不錯的。

從前的龜茲，是塔里木河北邊的一箇最強的國家。然而當時在河以北的，尙不止一國。龜茲西邊較爲重要的第一國，漢代載籍名稱姑墨，玄奘記傳則名跋祿迦。從前哇特斯 (Watters) 以爲西域記中的焉耆 (今哈喇沙爾) 名稱阿耆尼，好像是梵文 agni 的對音，此言火，而突厥語即名火曰 yanghi，遂以爲是焉耆一名之所本。他又以爲跋祿迦就是梵文的 Balika (應該作 Valika)，此言沙，而突厥語 qum 亦言沙，遂又以爲是姑墨一名之所本。這種考訂在音聲上好像是對的，所以我從前也曾採用，因爲在從前大家相信土耳其斯坦北部在任何時代皆是突厥區域的時候，這種說明好像是極自然的。可是自從發現了紀元初一千年間土耳其斯坦全部有若干印度歐羅巴系語言存在以後，這件問題就變成複雜的問題了。而且姑墨的古讀應作閉口喉音，其對音好像是 qumag 或 qumagh，而不是 qum。質言之，祇有蒙古語的寫法可以對照，而不是突厥語的寫法可以對照的。呂岱司在他的殘片裏面發現了一箇 Bharuka 國名，以爲就是跋祿迦國。註四設若他的考訂不錯，倒可省却許多難題，但是我恐怕這箇問題將來有一天還要發生。

註四

Bharuka 國名，在大孔雀經裏面同婆盧羯車 (Bharukachcha) 並列，烈維在他的大孔雀經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夜又名錄裏面沒有特別說明，而 *Böhtlingk* 的字典祇有一王名 *Bharuka*。

這箇地名在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sas*) 譯的月藏經中作婆樓迦，此外或者還有一箇別譯。慧琳一切經音義 (東京大藏爲字套十冊四六頁) 說，跋祿迦國出末祿氈，玄奘西域記同新唐書西域傳也說跋祿迦國出細氈，細氈，這箇末祿可以說是跋祿迦的別譯。 註五

註五 新唐書西域傳說跋祿迦小國也，又大食傳說東有末祿小國也。這兩箇末祿絕對不同，可是保不住新唐書沒有參錯。

上面所說的是梵化的國名，然而也有本地的土名，這就是漢代的姑墨，唐代的撥換。姑墨這箇名稱，在唐書地理志西域十二州名裏面作和墨，然在賈耽道里裏面則作姑墨。這都是些古名新用，唐代土名業經不是姑墨了。可是我以為這箇名稱在四世紀末年尙還存在。當時庫車有一箇劍慕王新寺，註六我並不想在此處討論姑墨種種別譯名稱，然而我們要知道劍慕古讀似爲 *kammo* 或 *kambo*，而姑墨就在此寺所在的庫車同溫宿國中間，好像劍慕就是姑墨，或者是因印度有甘蒲闍 (*Kamboja*) 國名，便將他拿來附會，同把 *Kusina-gata* 的拘夷的古譯作爲庫車名稱的例子是一樣的。 註七

註六 可參考一九一三年亞洲報第二冊三三八頁烈維撰文。

註七 我以為二八八年一部譯經（鈎案即是大寶積經卷十中竺法護所譯密迹金剛力士會），裏面的劍浮（Kambo）國，也是姑墨國。這部經的譯年，南條目錄誤作二八〇年。

至若撥換的名稱，從前好多年我已經說明在 Idrqi 地誌裏面見過，這一說我現在還未放棄。註八

註八 見一九〇七年通報五五三至五五六頁，斯坦因（A. Stein）在西域（Serindia）裏面說到撥換時，並未引證此文。可是這篇考證是一九〇六年我在喀什噶爾（Kachgar）作的，其中有許多地方必須更正。

呂岱司在地理考證一方面未曾說到一種舊考訂，從前有人誤以為姑墨在阿克蘇（Aqsu）同庫車的中間，這種考訂實無存在餘地。因為姑墨就是阿克蘇，斯坦因在西域（Serindia）一二九七頁曾經將關於此地的種種考訂悉為列舉。

呂岱司所考的文件裏面，還有兩箇地名或國名，一箇叫 Hippuka，未詳為何地；註九一箇叫 H. éyuka（頭一箇韻母漫漶不明，或者是 a，或者是 i, e, o，然而決不是 u。）呂岱司以為可作 Hočyuka，承認就是今日吐魯番一帶，從前高昌（Qočo）的別名。我以為此說恐怕不對，考六世紀末年譯的月藏經著錄的國名婆樓迦國後面，有箇奚周迦國，烈維曾經將